

我打网球花了爸爸妈妈很多钱

热点畅销



李娜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从武汉到北京,从北京到墨尔本、巴黎、伦敦、纽约……大满贯冠军一路走来不易。荣耀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努力和付出。本书讲述李娜30年的人生故事。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你看到过赛场上奋力争抢的李娜,你看到过采访时谈笑自如的李娜,你看到过广告里笑颜如花的李娜……但是,你还是觉得没有真正地了她。本书,将为你还原一个最鲜活的李娜。

[上期回顾]

我喜欢数学,这是一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的课程。数字和网球没什么区别,只要你掌握了它们的运行规律,操纵和使用它们就绝非难事。在我眼里,语文是一门暧昧、纠结、模棱两可的课。

体校管理非常严格,我每天放了学就得马上回去训练,一天中只有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我每周也只能回一次家,一次只能回去一天的时间——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周六下午训练结束后,爸妈接我回去,周日晚上9点钟之前我必须归队。爸爸的工作老是出差,只有休息日才在家,但爸爸几乎每个周六都来接我。当时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六的下午,训练完爸爸骑着自行车来接我回家,那个时候我可以对爸爸撒娇,说出训练时候的辛苦。

唯一的安慰是妈妈每天傍晚都会从家里坐公共汽车(大概20分钟左右)到体校来辅导我做家庭作业,风雨无阻。这是我一天中幸福感最强烈的时候。有时她来晚了,我就站在阳台上,牢牢望向大门口。妈妈不来,我就不下来。

妈妈每次来都带点我爱吃的零食,我吃东西,她就站在旁边帮我洗碗,收拾收拾床铺。等我吃完,她辅导我做作业,帮我洗衣服,我们母女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一直等到10点钟我上床睡觉,妈妈才会回家。

那些分离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不那么轻松的,我记得自己在夜晚将近时是多么失望,但我不能赖着妈妈不让她走,我已经8岁了,我是大孩子了。

我也知道我的哭泣会让她难受,而且什么结果都改变不了。唯一体面的告别方式似乎就是闭起眼睛装睡,等妈妈走了,再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偷偷低声啜泣。我妈很快就出了蹊跷:怎么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有一次她走出房间后,站在窗户旁边看了几分钟,才看到我钻出被子,面对墙壁,肩膀因为啜泣而轻轻抖动。很多年后,她告诉我,当时她难过了,很想带我回家。但

最后她也只能咬咬牙离开,想着周末要爸爸给我多做几个好菜。

日子长了,我逐渐适应了体校的生活。同学们全比我大,对我这个小丫头都很照顾,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了网球上,不再哭着入睡。这让家里人也比较放心。很多小朋友住在一起,每天可以听到很多很新鲜的事情,尽管当时可能有的听不懂,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就算我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也不那么难受了。

业余体校的生活是艰辛而快乐的,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出完操在食堂吃早饭,然后7:30出发去上课,放学回来接着训练。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冬天从暖和的被子里爬出来出早操。我们要围着四片网球场跑步,冬天天亮得很晚,我们跑步的时候就偷懒,只顺着网子跑,还以为教练不知道。可是等天亮后,教练会去检查脚印,被检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时真的单纯得有点傻傻的,以为自己的小计谋可以得逞。

每天早上,出完早操,吃完早饭,我自己走到学校去上学。我记得从食堂走到学校要15分钟,体校的同学没有和我一个学校的,大家走着走着就散了,只有我匆匆忙忙地沿着马路往学校赶。马路两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我认识梧桐树,一到秋天它们就掉我一脸毛毛。

放学后要赶紧回体校训练。体校的孩子们是没有假期的,别人放假的时间就是我们训练的时间。

刚开始训练的两年,我对网球热情很高,每天放学后恨不得跑步回去训练。上世纪90年代初打网球,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那时我们训练的网球场是露天的,没有硬地球场,当然更不可能有草地或是红土地,我们只有灰色的沙土地。练习前队员们要自己先下去做场地。

做场地也蛮好玩的:先用脚踏出线的位置,然后再推着小车用石灰水画线。武汉的夏天气温40℃是常事,薄薄的“回力”鞋底在沙土地上画线,脚底板都热辣辣地烫。那时候的经济实力还支付不起“耐克”,“回力”就是最好的装备了。

除了球鞋,拍子也是个问题。那个年代没有为儿童特制的小号球拍,我们用的都是成人的木头拍子,沉甸甸的,非常坠手。木头拍把摩擦系数大,打不了半天手上就会磨出水泡,要等水泡变大、胀破,最后结成茧子,打起来才不觉得疼。

我对痛感一直很迟钝,人家说我是那种“长颈鹿女孩”,周一被刺扎到脚,周日才会反应过来,因此对手上的水泡,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比较担心膝盖。

开始打对抗的时候我们还是孩子,重心不稳,沙土地很容易摔倒,孩子们几乎每天都把膝盖磕得鲜血淋漓。运动员摔摔打打是常事,我们也不会把这当回事。业余体校没有队医,都是教练带着我们去水龙头底下把伤口上粘的沙冲一下,胡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就接着上场打球了。体校的小孩是不兴不动就哭天抹泪的。再说大家都有伤,别个都忍着,就你一个人哭,怎么好意思呢?那时候我们如果第一次摔跤用的是红药水,下次就会选择紫药水,颜色不一样会感觉比较好玩。小时候真的单纯得可爱。

要说疼,最疼的是摔到旧伤口,之前的伤疤会裂开,疼得很。经常是受伤的部位还没有完全愈合就又摔到同样的部位。我记得有一次膝盖上面结的痂有一两厘米厚,裂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积了好多脓血和没剔干净的沙粒,那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结果。所以现在看到膝盖上的疤痕,我还是会在心里为当时自己

的坚强而默默鼓掌。

我们当时训练在中山公园。因为是在开放的公园里,导致每次训练都会有很多人来围观,对,就是围观。可能大家觉得很稀奇吧——那么多小朋友在场上狂奔,分不清男女,全部都是短头发而且晒得很黑(现在学名是古铜色)。特别是当有小朋友摔跤的时候,有的人会心疼,但有的人却是会捂着嘴大笑着看热闹。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快乐的,有那么多小朋友可以一起打球。

父母偶尔下班也会过来看,但大多数时间他们会刻意错过那个时间段,因为看着实在太心疼了。父母看到我腿上的疤痕就脸色凝重,我倒是毫无感觉。小孩子完全没有“好看”“难看”这些概念,我一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自己的腿上伤痕累累,很不好看。

由于常年在室外打球,我们的脸上、身上都晒得黑黝黝的,很容易被错认成男生。训练场外面就是公园,有时我们打完球去滑梯、跷跷板上玩,旁边的小弟弟小妹妹看了眼,上来说:“哥哥让我们玩一下撒。”我只好说:“我不是哥哥,我是姐姐哪!”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的开销可真不小。球拍和鞋子都消耗得很快,加上我个子长得飞快,运动服几个月就穿不下了,这些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再加上学费、定期交食堂的饭费,爸妈在我身上的投入真不小。我家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这笔支出对我家不是小数字,但每次要换装备的时候,父母都表现得非常轻松,他们不愿意我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不会让我觉得拮据。我的同学们家里很多是做生意的,比我家条件好很多,但当时,我一点小差距都感觉不到。

不明真相的江小芷签了离婚协议书

都市情感



梅吉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小说讲述了一对大学时期的恋人江小芷和程屹坎坷的婚姻历程。他们的婚姻遭遇红灯和考验,但最终雨过天晴,一家人团聚。回头反省他们的婚姻,才发现每一次的误会和矛盾都没有及时地化解,没有给彼此足够的信任,也总是冲动任性。

裸婚、闪婚、冷战、伪外遇、离婚大战……作者将几种不同的婚姻生活淋漓尽致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看到中国式的婚恋,中国式的婆媳关系。

[上期回顾]

程屹开车撞倒的女人是HIV携带者,程屹非常担心因为触碰到她的血而感染。拿到的艾滋检查结果把他击垮了。

程屹疲惫不堪地到家,瘫倒在沙发上。囡囡在客厅里蹒跚地走着路,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话。他深深地望着她,望得肝肠寸断。“爸爸!”囡囡走过来想要让他抱。他下意识地躲闪一下,鼻翼酸楚:“乖,自己玩。”囡囡听话地走开了。

看着女儿,程屹满脑子在想,他多么难以割舍,如果还能有一次,他一定要跟小芷好好地相处,一定要多抽时间陪着妻女和母亲,还有,他还要带她们去旅行,去海边,去做很多很多的事。只是当他幡然醒悟的时候,他已经无从选择了。

听到“咚”的一声,江小芷从卧室里出来,看到程屹,脸色一下就垮了下来。她捡起刚被囡囡扔到地上的手机,愤怒地冲程屹嚷:“没看到孩子拿我手机在玩吗?她现在什么都扔,你坐那儿也不知道管管。”

程屹沉默地坐着。“跟你说话呢!你哑了还是聋了?我真是受够你了,就是跟个死人生活在一起也比你好,至少我不指望死人会搭理我一声!”“跟你说话呢!为什么鞋都没换?我才拖过地,又给我踩脏了!”江小芷已经抓狂了。因为愤怒,她没有注意到丈夫晦涩阴沉的表情,没有注意到他眼里深深的痛苦。

囡囡被江小芷的怒吼吓得“哇”一声就哭开了,姜悦芬赶紧过来一把抱住孙女,看到媳妇又在指责儿子,下意识地偏袒说:“他上一天班了,你就让他休息会儿。”囡囡哭得厉害,姜悦芬一边哄着孙女一边说:“说话小点声,别吓着我孙女了。”“你看看他,家里事什么都不管,我真是过够了!”江小芷又嘟囔了一句。

“我们离婚吧!”程屹缓缓地说。江小芷茫然伫立在那里,其实她明明听到他说的了,还是不由地问:“什么?你再说一遍!”

程屹腾地站起来,把茶几上的遥控器往地上狠狠一摔,脱口而出:“离婚!我们离婚!”囡囡哭声震天,程屹看也不看一眼,一转身就朝外大步地走去。直到大门,他的眼泪悄然而下。

房间里的江小芷呆呆地杵在那里。“他说气话呢,回头我跟他!”婆婆安慰地说。江小芷默默地接过哭得厉害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就好像转瞬之间有人会夺去一样。

午夜,这城市进入深度睡眠,但江小芷却彻夜难眠,程屹还没有回来。以前他们也说过许多次离婚,争吵的时候这句话就像是一件利器被抛出来刺伤对方,但这一次,江小芷真的感觉到,他们要离了。

她已经不想去想他为什么要离婚了,离婚不管是什么原因都逃不过一条,那就是他不想跟她再下去了,他们终于走到覆水难收的地步。

程屹第二天趁着江小芷上班的时间回家简单地收拾了一些行李,他在酒店里开了一间房,在离婚手续办理前他都不会再回来。姜悦芬看到他,重重地叹口气:“儿子,这婚不能离。”“妈,您就别管了!”程屹坐在沙发上,看着母亲怀里的囡囡,想要伸手抱一下,又迟疑地放弃了。

“你是妈的儿子,妈怎么能不管呢?”母亲停顿一下,迟疑地问:“是不是你在外头有人了?”程屹没有吭声。在母亲看来就是默认。“跟小芷好好道个歉,认个错,跟外面的女人赶紧断了……否则别说妈不认你!”“断不了。”程屹颓败地仰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吊顶,不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

“你就铁了心要跟小芷离婚?”母亲怒气冲冲地说:“我跟你说了,除了小芷是我儿媳妇,其他我都不认!小芷就是脾气大点,其实,她也是个

好媳妇!”程屹苦涩地笑笑,他还是第一次听到母亲说小芷是个好媳妇。这句话就像他干涸心里的水,浇他心里一暖。程屹站起来:“我走了,妈,您也劝劝小芷……让她想开点。”“混账!”母亲在他身后怒喝一声。但程屹已经无暇顾及母亲的心情了。

虽然姜悦芬以前也赞同过他们离婚,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了孙女,孙女还这么小,没有妈妈照顾那怎么办?她拿起手机就给江小芷家里打了个电话,一听到章慧的声音,就哽咽了:“亲家母,这俩孩子又在闹离婚了!”章慧听了心里也是一惊:“怎么好好的又说要离婚呀?这俩孩子自己都当爹当妈了还这么让人操心!”

“你劝劝小芷吧,让她别签字!囡囡还小,得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回都是我儿子的错!也不知道学好,当个什么经理了自以为了不起!”章慧听明白了,非常生气:“当初我死活不同意!就觉得这女婿不可靠,现在果然印证了吧,我那傻闺女,陪着熬了这么多年,现在是人财两失!”

姜悦芬听到她一阵数落,自知理亏也不好吭声。两个亲家达成一致,又商量了一下对策这才挂了电话。这个时候的她们自动地站在了一起,决议要维护子女儿的婚姻。

只是江小芷在接到母亲的电话后,却是更坚决了要离婚的念头。既然程屹都已经向他母亲坦白了,那就是他一点顾忌都没有了。

下班的时候,程屹在营业厅的门口等着她,她冷着脸朝他走过去:“这么迫不及待?”“找个地方坐一下吧。”程屹轻声地说。江小芷迟疑一下,拉开他的车门坐到副驾驶上:“说吧。”程屹默默地把写好的离婚协议递过去,江小芷嗖一下拿过来,

不耐烦地看了几眼,讥讽地说:“够大方的呀,把房子孩子都留给我。”

“你还有什么要求,可以提。”“那个人是谁?”程屹知道她在问什么,没有吭声。“我同意离婚,但你得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是田喜?”“不是她!你不认识,是在出差中认识的,等我们,我们办了手续我就会去那边工作。你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女儿。”

“这个不用你操心!”江小芷胡乱地从包里找着笔,想也没想地在尾页的签名处凌乱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她的手抖得厉害,眼泪涌了出来,原来她故作坚强就是被戳破的气球,一下就爆了。

“你不爱我?”江小芷到底没有忍住,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离婚协议书上,把她的名字晕湿了。程屹沉默着。

“你爱她吗?”江小芷觉得自己的样子就像个可怜虫,在知道被丈夫背叛后不是应该狠狠地打他骂他再一脚把他踢出家门吗?为什么她困顿了,茫然了,迟疑了,犹豫了?曾经的她不也想过一千次一万次要离婚吗?当他们真的要毫无瓜葛的时候,她才知道她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她彻底被打蒙了!程屹依然沉默着。

“什么时候去办手续?”她在他的沉默里心灰意冷,她也为自己的自哀自怨感觉到羞愧。人家都不要你了,还有什么资格去死缠烂打?“你决定吧,最好……快一点!”程屹轻声地说。

江小芷使劲揩了揩自己的眼泪,把离婚协议书往他身上一扔:“明天!就明天!”打开车门下车后,她赌气地“砰”一声重重将车门关上,整辆车都因为她的愤怒而颤抖。程屹痴痴地注视着她的背影,内心荒凉。